

陳淳淳

荷塘裡的煙火人間



原鄉走廊

城市裡的夏天，是裹挾著煙火與喧囂，人們步履匆匆，很難靜下心來感受時節流轉的詩意。總想尋一處遠離塵囂的郊野，於是，擇一個雲淡風輕的早晨，驅車前往郊外的荷田，赴一場夏荷之約。車輪緩緩駛出城區，身後鱗次櫛比的樓宇漸漸向後退去，行道兩邊的樹木連成濃密的綠廊。我落下車窗，放慢車速，與沿途的風物一一邂逅，不辜負這一路的風景。清爽的晨風帶著草木的氣息，吹進車裡，像無邊的原野遞來的一捧溫柔，在狹小的車廂裡緩緩流淌。車子一路穿行在郊野的風光之中，視野豁然開闊，心境也隨之悠然。

把車停在一處荷塘邊，下車緩步在荷塘小徑上漫遊。早晨的荷塘，帶著一種洗盡鉛華的潔淨，放眼望去，整片層層疊疊的荷葉連綿無際，高低錯落，相擁相依，織成一葉浩浩蕩蕩的綠海，萬頃濃綠映襯之下，點點白荷散落其間，有的含苞待放，靜待花期；有的花瓣初展，婉約嬌羞；有的全然開放，素白的花瓣潔淨無瑕，嫩黃的花蕊，亭亭玉立，清雅端莊，風骨安然。眼前的荷塘，是世人眼中的清雅風物，不染塵埃。千百年來世人賞荷、詠荷、讚美荷花，將荷花視作高潔的象徵，視作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風骨。我們習慣定格荷塘最唯美、最潔淨、最詩意的一面，偏愛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潔，認為美好本該純粹無瑕，人生本該遠離所有渾濁與瑣碎。

我沿著荷塘小徑漫步，一路沉醉在荷塘碧波的美景之間，恍若行於畫中，心隨蓮意悠悠，朵朵荷花宛若臨水而立的佳人，清雅動人，清風攜著荷香漫來，連風也染了香氣。

此時此刻，我完全沉浸在荷塘清麗絕塵的表象中，直到我走到荷塘的另一邊，看到三個採蓮人站在及腰的荷塘泥水裡採蓮，他們俯身拉起一節節白淨的蓮藕，翠綠的荷葉、白色的荷花、飽滿的蓮蓬，零零散散漂浮在渾濁的泥水之間，那一刻，清與濁、雅

與俗、美與真、詩意與煙火，毫無違和地共生在同一片荷塘的泥水之中。當親眼看見這份絕美的詩意的背後，是沉沉淤泥的滋養，是俯身泥水的勞作，是普通人朝暮不息的負重耕耘，方才漫步賞景悠然愉悅的心情，瞬間化為深沉的靜默與綿長的感悟。

看著採蓮人躬身採蓮的模樣，我忽然讀懂藏在荷塘裡的真諦。我們偏愛荷塘詩意的唯美，卻忘了荷塘不只是風景，更是生計、是耕耘、是收穫、是煙火人間。我站在岸上，賞的是風景，看的是詩意，感受晨光中一方荷塘的清雅，是俗世中難得的安然，我眼中的荷，是審美，是情懷，是精神依托；採蓮人立在荷塘的泥水中，守的是生計，是四季輪迴的耕耘，是尋常人家的安穩，這方荷塘，是他們勞作、收成、養家的依托。一方荷塘，既有風月詩意，也有柴米尋常；既有清雅風骨，也有世俗價值。

世間最好的人生狀態，大概如這般的荷塘模樣，一半清雅詩意，安頓靈魂；一半煙火尋常，滋養生活。既能仰望清風明月、人間美好，亦能扎根俗世煙火，接納所有平凡與困頓。一方荷塘，像是一個完整的人間縮影，水面之上，是清風晨光、綠葉白花，是滿目清雅、詩意盎然，是世人稱頌高潔與美好；水面之下，是沉沉淤泥、幽暗水土，是默默扎根、無聲沉澱，是無人看見的厚重與堅守。

文人賞荷，賞的是心境與詩意；農人採蓮，采的是人間煙火，是尋常日子裡最樸素的三餐四季。晨間的這一方荷塘，讓我看盡清濁共生的道理。原來盛夏最美的風景，不止碧荷晴空、清風綠野，更有人間煙火裡的不慌不忙，安然自守的生活姿態。看過這方荷塘中辛勤勞作的身影，幡然醒悟，人生無需避世求清歡，心若安然，人間皆是清景；人若從容，于清濁之間修得通透，于煙火尋常裡，活出屬於自己的風骨。真正的修行，是接納清濁共生的人生，接納生活本真的面貌。若有淨心，縱使身處俗世泥濘，眼底亦是清風荷影。

2026年6月15日

紅樓雙

軟骨怪胎



各說各話

日本將沖之島礁，一塊冒出東海的礁石，填料擴大加固，然後自說自話，強辯說是日本的島嶼，是以其四周二百海里範圍內是日本領海，蘊藏在其底的豐富礦藏是日本的財產，可日本的鄰國和聯合國都不承認為日本這種強盜行為算合法。

沖之島礁海域一向是各國漁船作業的富饒漁場，如今中韓漁船來了，日本作賊心虛，不敢招惹麻煩，就假裝沒有看見，惟獨台灣漁船一出現，就被連人帶船抓住扣押，待勒索了台灣漁民大筆血汗錢後，才放人放船，鬼子可惡透了。

日本在殖民台灣時代掠奪大量木材，農產品，人力礦物，台灣被宰割剝削得大量出血，至今尚不過百年，傷痛猶在，如今鬼子竟喪心病狂，賊復復萌，把小本經營的台灣

漁民拿來割韭菜，台獨奸黨的所謂外交部，其實是跪交部，見了日本鬼子就跪下舔屁股，鬼子那般欺台灣同胞，台灣跪交部非但不敢抗議，連吭聲都無氣無力。

日本與菲律賓，跟台灣東部海並無交匯處，可雙方竟擅自劃界鎖死海域，把台灣的東海也歸納進去，如此一來，台灣漁船一出東海就得任人抓扣罰款，辜割由人，賴清德和跪交部非但不見動靜，反制以捍衛台灣利益，反而拍手叫好，讚聲樂觀其成，舉世古今中外誰看過如此，卑鄙下賤軟骨頭，被人侵犯吃透了還厚著臉皮附和的所謂政權，那還庸懶清德一見迎面來了各路記者，知道是耍來質詢的。

他無言以對，遂哭喪著臭臉，匆忙開溜了之，看到電視上那幕情形的炎黃子孫，莫不又好笑又好氣，簡直是哭笑不得。中華民族家門不幸，才會罵出台灣獨黨賴清德這種畸形心理怪胎來。

劉先衛

救人後被拉黑：見義勇為的溫暖與寒涼



詩意衡南

5月10日，江蘇鹽城通榆河畔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救援。四人落水，命懸一線，露營的王女士與哥哥徐進毫不猶豫衝上前，聯合熱心市民用一根吊床繩救回四條生命。善舉本應贏得感激，結局卻令人錯愕：被救者朋友索要照片後，以「不便公開」為由拉黑救人者微信，甚至迴避相關部門的認定聯繫。這起事件像一面鏡子，照見了見義勇為的複雜生態——既有危難時刻的挺身而出，也有事後回應的冷漠疏離，更折射出社會對善行應有的制度性守護。

見義勇為的可貴，在於危急關頭的本能選擇。徐進兄妹面對湍急暗流，沒有猶豫、沒有權衡，找繩、施救、合力營救，每一個動作都彰顯人性光輝。這種「自願救人」的純粹，正是社會最需要的正能量。但善行的後續遭遇，卻讓人心生寒意。被救者以「不讓老人知曉」為由迴避感謝，看似出於家庭考量，實則模糊了基本的感恩底線。拉黑救人的行為，不僅切斷了溝通，更在無形中消解了善舉的價值——當救人者連一句當面道謝都得不到，甚至被刻意疏遠，難免讓人產生「多管閒事」的錯覺。

這種「被冷漠」的現象並非孤例。現實中，部分被救者因擔心輿論壓力、家庭矛盾或個人隱私，選擇「消失」在善舉之後；更有甚者，將救人者的付出視為「理所應

當」，甚至因後續糾紛反目成仇。這種心態背後，既有感恩意識的缺失，也暴露出社會對見義勇為認知的偏差：善行被過度道德化，卻缺乏對施救者權益的實質性保障。當救人者可能面臨被誤解、被迴避甚至被詬誶的風險，公眾的善意難免被「冷卻」。

值得肯定的是，亭湖區有關部門明確表示，見義勇為認定無需被救方證明，只要事件真實即可推進。這一制度設計，正是對「被冷漠」現象的有力回應。事實上，從鹽城響水縣王春寒冬跳冰河救人獲評「見義勇為勇士」，到張可下水救人犧牲後被迫授榮譽，各地正在通過制度化褒獎、權益保障機制，為善行撐腰。但僅有制度還不夠，更需要社會共識的重塑：見義勇為不是「自我感動」，而是需要被尊重、被銘記的公共善舉。

善行不應孤獨。我們既要為徐進兄妹的挺身而出點贊，也要呼籲被救者正視感恩的責任——一句「謝謝」、一張證書的配合，都是對善舉最基本的尊重。同時，相關部門需進一步完善見義勇為的認定、獎勵和保障體系，讓救人者無後顧之憂。唯有當善行得到制度護航、社會認可，當「救人被拉黑」成為例外而非常態，見義勇為的精神才能真正蔚然成風。

鹽城河畔的那根吊床繩，繫住的是生命，更應繫住社會對善的敬畏。願每一次挺身而出，都能被溫柔以待；每一份無畏善意，都不被冷漠辜負。

王強

滄海歌聲：東西樂章與僑鄉哲思



絲路溯源

跨越語言與疆界，真正恆久動人的經典，始終緊扣一個共通的人生命題：人的一生，總在奔赴與回望之間求索，歷經理想與現實的碰撞，於執念中慢慢學會自我和解。不論是西方樂壇的《加州旅館》、電影《畢業生》配樂《The Sound of Silence (寂靜之聲)》、《Scarborough Fair (斯卡布羅集市)》，抑或是中文歌作《鹿港小鎮》《茶花開了》，雖孕育於迥異水土，卻同樣映照人類共有的羈旅心跡。

一九六〇至八〇年代的西方樂曲，勾勒現代化浪潮下普世的精神困頓。《寂靜之聲》描摹少年離校後直面世間的茫然，一腔憧憬撞碎於現實的粗礪；《斯卡布羅集市》以淺淡民謠筆觸，寫盡無從抵達的約定、隨歲月遠去的美好，藏著綿長而溫柔的悵惘；《加州旅館》則以隱喻筆鋒戳破時代悖論：萬丈繁華築起的都市，容得下喧囂人潮，卻難安頓遊子孤獨靈魂。

而華語樂壇中，能將這份普世羈旅之情與一段真實的跨海移民史緊密交織的，莫過於羅大佑的《鹿港小鎮》。一九八二年這首歌問世，溫柔又鋒利地觸動了海峽兩岸無數遊子的心。少有人深究的是，歌中承載離愁與悵惘的鹿港，與泉州這座千年海絲重鎮、著名僑鄉之間，橫亘著數百年對渡移民的滄海脈絡。明清之際，無數泉州鄉民自洛陽橋畔、濱海港埠揚帆，橫越海峽赴鹿港墾拓謀生。他們攜帶昭惠廟、媽祖廟的香火，攜走故土的語俗、生活信則，在兩地岸畔重建家園煙火。數百年舟楫往來，生生對渡，一處是生養原鄉，一處是落地新邑，同脈華夏子孫隔滄海相望，血脈牽掛，綿延不絕。

這段厚重的移民史，為《鹿港小鎮》淺淺的鄉愁補上了深層文化註腳：歌裡一句詢問親人的牽念，不只是一人一地的思鄉情愫，更是跨越海峽、同源移民群體共有的生命感懷。我們這一代許多人，皆是自小城走出的追尋者，年少埋首苦讀，篤信恆心耕耘能拓寬前路，懷著步步累積、漸近憧憬的純真期盼，渴望奔赴更遼闊天地，以自身汗水換取成長、回報鄉親。我們滿腔熱忱揮別巷陌炊煙，一度以為遠方即是理想，出走便能擁有全新人生。

都市賦予我們眼界、平臺與機會，卻難予心靈真正的歸屬。現代都市高樓迭起、迭代迅速、競爭激烈，每個在外打拚之人努力適應規則、獨自承擔風雨，時常墜入《加州旅館》式的內在困局：身可棲身繁華，心難徹底安歇。

當寰宇間眾多城市忙於高樓擴建、急速迭代、逐利奔馳，不妨將目光投向古城泉州——這座兼具海絲千年脈絡、著名僑鄉屬性的濱海古城，藏著獨屬濱海華夏的世界觀與生命觀。若以《鹿港小鎮》的詩意描摹此地，便是：「假如你來到泉州洛陽橋北的小鎮，請問你是否探訪過康定情歌收集者吳文季故居？就在橋北昭惠廟旁，他一生坎坷卻願意為愛情歌唱。」

世代與滄浪為伴的泉州先民，不乏揚帆遠赴鹿港的遠行者，深知海水隔斷的綿長思念。潮起潮落間，他們思索生命，亦自《金剛經》汲取精神支撐。經文所說諸法空相，並非導向全然虛無，而是教導世人勿執

迷一時得失、短暫榮辱；唯有看透萬物無恆常定相，方能於看似徒勞的滄海奔波、無盡離別之中，自主建構屬於自我、屬於族群的嶄新生命意義。浪潮往復似人生起落，出海人不執著人生起落，即使十船出海僅一船歸，依舊前仆後繼揚帆——這是濱海土地孕育出的獨特通透。

這份通透，又與中華文明綿延傳承的脈絡相融共生。自古流傳的愚公移山、精衛填海等敘事，並非執拗地苛求一己一世圓滿，而是跨越時代的責任與寄託：一代人盡力耕耘鋪路，寄望後輩承接心志，抵達我們無緣親至的遠方，活成心中溫厚的期許。不執此生萬事無憾，只願代代相續、生生不息，正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、深植眾人內心的價值底色與審美追求。

這種看似矛盾的精神結構——看透無常而不消極，明知有限仍願代際接力——恰恰是濱海中華文明的獨特智慧。它不是西方存在主義式的孤獨反抗，也不是老莊式的徹底超脫，而是在潮起潮落之間，找到一種「盡人事而知天命」的從容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方經典與現代人困境的對話方式，與中文歌作有著根本差異。《加州旅館》的困境是空間性的——困在一處繁華卻無法離開，進不去也出不來；而《鹿港小鎮》《茶花開了》的困境是時間性的——回不去的是過去的時光、少年的自己、故鄉的炊煙，而非某個具體的地理座標。這一區分，恰好呼應了奔赴與回望、代際傳承的主題：西方人在空間中尋找出路，東方人在時間中尋求和解。

湖南永州東安街頭，曾有稚童清唱《鹿港小鎮》，畫面瞬間喚起廣泛共鳴。這不只是因為旋律喚醒了全人類共通的鄉愁，更因為這首歌背後，泉州與鹿港數百年對渡史積澱的同源共情，早已超越地域限制，成為華人世界共享的情感密碼。

倘若《鹿港小鎮》是書寫現代人出走與迷惘的時代敘事，那麼浙南民謠《茶花開了》則是歷經滄桑之後的第二樂章——它不再追問「為什麼離開」，而是學會與「回不去」和解。不同於西方樂曲對孤獨的質疑與吶喊，中華文化更擅長於風雨奔波中積累力量，於執著前行時學習放下，於追尋憧憬後安然沉澱。

從《畢業生》的青春惶惑、《斯卡布羅集市》的人間悵惘、《加州旅館》的現代孤獨，到《鹿港小鎮》承載的泉州與鹿港同源鄉愁、《茶花開了》的東方釋然，中西經典跨越歲月完成了一場宏大的人文對話。西方作品多停留於個體層面抒發漂泊困惑，而植根濱海華夏哲思、數百年對渡史與愚公移山式世代傳承的中文歌作，擁有更寬廣通透的視野。

回望這些跨越時空的樂章，不禁感慨：全人類的青春，皆是一腔孤勇、奮身奔赴遠方；全人類的中年，皆是歷盡千帆、學會包容接納。洛陽橋石歷經千載浪花依舊靜立，古廟香火代代相傳，街巷淳樸人情不曾隨歲月消散；當年隨移民渡海而去的香火、語俗與價值信念，亦在鹿港生根滋長。兩地雖隔滄海，精神根脈依舊緊緊相牽。在滿世界追逐效率與結果的時刻，古城泉州以從容沉穩的姿態昭示世人：人生不只有往無前的奔赴，亦有起起落落中的靜心守候與代代傳承。

謝如意

為了各自的心安滄桑無奈



心底流雲

為了各自的心安，各人走著各人的路。都是在邁著各人的步，可是各人的心裡各自摸，心安就好！

在烏鴉橫行的天地裡，白天鵝就是一種過失。怎麼看怎麼不舒服。誰有心思揣摩不同物種的無聊的心理呢？愛咋咋地，誰的話都不是放屁。

各人的話都不是放屁，那這天下都是有理的了。誰愛跟誰好，就是誰自己去取，也不要太管人家願不願意。只要能苟且就行！

既然都這樣自由這樣隨便，這樣不講究，這樣沒天理，那就難怪人們活得不沾地地虛無縹緲失重了，就像一個航天人在飛船上飄浮失重了！

這種失重感，沒天沒地無根無德的人認為是在飛，飛來飛去都像小昆蟲，黏糊糊網在蜘蛛網裡交代了。

這些小昆蟲類的人們，選擇硬撐著個人的門面，專愛往人多地方顯擺著自己的堂皇，好像豬屎籃上掛了個紅彩，總算有點見錢眼開的人為他們呼喊的溫暖，不至於讓他們感受到人間到處是徹骨的淒涼。

有人心頭暖，就有人心裡涼透了。縱使如同爹娘生育兒女熱火朝

天，誰知道養得了兒女身，養不了兒女的心。多少有兒有女還讓留學海外的，一輩子才有幾次「回頭看」，甚至連爹娘要死的時候也是天各一方，還者談什麼指望？

想到這兒，寧可讓自己的兒女不識字。

因為這樣或許至少還認得自己的爹娘，也不會容忍他人稱自己的出生地是「鬼地方」！

對了，鬼眼睛裡看的是鬼。是人，就得選擇個適合人住宅的地方，跟人交往！否則，遇人得人愛，遇鬼遭鬼害呀！

2025年12月20日午後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

菲律賓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 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 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 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 營業部：227 Dasmarinas St., Binondo, Manila
 電話：79606382 - 82411756
 傳真：82411588
 電郵地址：siangpo@gmail.com
 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 UPMG GROUP